

日廣文間學書局

火龙酒肆传奇

曹觉民整理

火 龙 潭 传 奇

曹觉民 整理

甘肃人民出版社

火龙潭传奇

曹觉民整理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125 字数 71,000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10096·229 定价：0.37元

前　　言

三十多年来，我从农村父老口里听到不少有趣的传说故事，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这些传说故事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围，也叫人民口头创作。民间传说故事，是伴随劳动而产生出来的，因而也就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愿望，日新月异，丰富多彩。我国劳动人民，从童年起，就生活在这些口头创作的艺术气氛里，起初是摇篮曲，后来是儿歌、童话、谜语，再后来就是故事、传说、神话，逐渐深入发展，以至于游泳在各种形式的中国口头创作的汪洋大海里。

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者的艺术。但是，其中也流传着一些无名文人创作的作品。这些文人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因此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阶级立场，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为人民所喜爱，于是就传播开来，流传了下来，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东西了。

民间文学，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大类，就是散文系统、韵文系统，韵散结合系统。而散文系统中，又分为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趣事、笑话、谚语（有些是韵语）歇后语等等。韵文系统又分儿歌、童谣、民歌、民谣、拗口

令、政治讽刺诗、长篇叙事诗、史诗等等。韵散结合系统是指曲艺而言，有韵有白，种类很多，有些则发展成为地方小戏了。

从童年起，我就喜爱各种形式的口头创作。以后，就更加热爱，广泛收集，几乎成为习惯。成年以后，当了解了它的艺术价值后，就更加有目的地搜集起来，几十年来，已经搜集了不少，整理过程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也许会对广大读者有些益处吧。

不过，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有限，而文学素养又差，其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和专门家们，予以指正。

曹觉民

1964年6月17日 初 稿

1972年3月2日第二次修改完

目 次

前言

秃尾巴老李	(1)
吕旷治怪	(17)
避风珠	(21)
黄鹤和雷簧	(29)
于龙飞认输	(35)
水母祠的传说	(41)
火龙潭传奇	(51)
智果的故事	(63)
袁刚斗蝎精	(71)
卫庄煮鬼	(78)
花生的故事	(85)
张飞的故事	(96)
关公的故事	(99)
周仓的故事	(101)
郑板桥断官司	(104)

孙思邈的故事.....	(107)
赵匡胤的故事.....	(112)
杜 鹃.....	(117)
斑 鸠.....	(119)
布 谷.....	(120)
猫 经.....	(121)
狗还鹿角.....	(122)
老虎和青蛙.....	(124)

秃尾巴老李

从前，在胶东半岛的莱州湾内，有一个虎头崖，巨石突立海岸，就象虎头一样雄视着波涛起伏的大海。虎头崖北临渤海湾，崖下白浪起伏，崖上丛林苍翠，景色壮观，风景十分优美。在这里住着一家佃户，名叫李辰冬，租种了地主家十八亩沙土地，与妻子王杏花同甘共苦，辛劳耕织，日子虽然艰难，但夫妻二人却十分和睦，百般要好。

有一天上午，杏花到海边去捡拾潮水卷到沙滩上的小鱼、小蟹，偶然发现卵石间有一颗深红色的枣子，便顺手捡起来填进嘴里。可是，一不留神，却把枣子圆圆咽到肚里了。她当时并不在意，继续捡拾鱼、蟹，等拾满了篮子才慢慢转回家来。

就从这一天起，王杏花便觉自己有了喜。过了整整十个月，杏花的肚子阵阵痛起来，知道小孩就要出生了。可是，正当杏花临产的时候，李辰冬还在地里锄草，他正干得起劲，忽然，天空中布满乌云，地上狂风大作，看来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到了。李辰冬这才急忙扛起锄头跑回家来。一踏进家门，铜钱大的雨点就辟哩啪啦地落了下来，顿时，大雨倾盆而下，闪电雷鸣不已。李家的茅屋内也云雾弥漫，一片昏暗。恰恰就在这个时刻，杏花的婴儿呱呱坠地了。李辰冬见

妻子生下来一个男孩，胖敦敦的，浑身乌黑，十分可爱，心中大喜，就给小孩起名叫黑子。这就是后来的秃尾巴老李。

由于秃尾巴老李是渤海里的黑龙投胎，所以啼声宏大，每次吃奶，杏花便感觉自己浑身麻酥酥的，头脑发晕。由于年景不好，家里缺吃少穿，孩子生下来是喜又是愁。李家夫妻忍饥挨饿，省穿俭用，受尽了煎熬，但对孩子却是十分疼爱。李辰冬除了种地以外，还常常下海打鱼捞虾，竭力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父母的精心抚育下，黑子长得非常强壮，从小就与一般的娃娃不同，啼声宏亮，饭量也特别大。长到四、五岁时，就能帮助大人干活了，而且聪明伶俐，行动极其灵活，两手的握力大过成人。等长到十几岁时，更是力大无比，干起活来真象生龙活虎一般，他一人能顶几个人。不论有多忙，活有多么重，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声累，仿佛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从此以后，他的父亲就有了一个好帮手，对黑子也就更加喜欢了。母亲见儿子这么能干，心里又高兴又疼爱，为了让儿子吃饱吃好，她自己常常饿着肚子。

山东这地方地少人多，当时好田好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租子重、利钱高，穷人的生活分外苦。幸而这一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特别好，小满过后，野外一片金黄，热风吹拂，麦浪滚滚，人人都盼望着这个好收成。

有一天，天气晴朗，艳阳当空，黑子正跟着他爹在地里干活，突然抬头望了望天，非常认真地对他爹说：“冰雹就

要来了，快劝大家在自己麦地里绕上红线吧！要不，庄稼一定会被打坏的。”

他爹听了，望着天上万里无云，并没有要下冰雹的征兆，对儿子的话并不介意。可是黑子却急得直跺脚，一遍又一遍地催促他爹回家去拿红线。看着儿子那认真的样子，李辰冬也就相信了，并且回村告诉了街坊邻居。

穷苦人家，土地少，怕歉收，一听说要下冰雹，个个都很紧张。不管是真是假，也不顾顶不顶用，就忙着张罗一些红线，把自己家的麦田绕着四周，围了起来。这时有个地主听见这事，不禁哈哈大笑地说：“一个穷孩子，胡说八道几句，傻瓜蛋才会相信。”他依仗着自己地多财厚，即是下场石头把庄稼打个稀烂，又有何妨？正当地主意气扬扬，满不在乎，肆意嘲笑穷人护麦的时候，不料天空中果然飘来了一片乌云，转瞬之间，乌云迅速扩大起来，冰雹劈头劈脑地就打将下来，大的象西瓜，小的也有鹅卵石大小，不大一会儿，就把树木打得枝断叶落，把庄稼打得一片稀烂，真象乱麻一样瘫倒在地里。可是，凡是围绕了红线的庄稼，却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害。这使众人大为惊奇，从此以后，黑子也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又有一年，由于旱涝不均，胶东半岛上的庄稼长得不好。李辰冬租的那十八亩沙土地种的高粱，苗出得稀稀拉拉，七零八落。李家夫妻都为此忧心如捣，唯恐到了秋后连租子都交不上，一家三口人，将拿什么糊口？更何况儿子的饭量又大，往前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由于李家父子的苦心

管理，后来的长势还算不错。但是，因为禾苗太稀，还是解不了心中的忧愁。

高粱长到了三尺多高，黑子又去地里拔草。谁知道他把十八亩地里的高粱也几乎全拔掉了。李辰冬见儿子背着一大捆青青的高粱杆回来，不由得勃然大怒，顺手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脸地就打了过去，幸而这时杏花出来用杆面杖架开。黑子藏在娘的身后，探出头来对老子说：“爹啊，您不必发愁，今年我保管你有吃不完的粮食。所以，我才将这些高粱秧子拔下来喂牛啊！”

听了这话，李辰冬慌忙跑到地里一瞧，只见整块地里，只剩下了五棵高粱：中间一棵，四个角各一棵，就像五子登科似的，这可把他气坏了，便气冲冲地回来，对杏花说：“你也不瞧瞧你生的黑子干了些什么，你娇惯孩子，让他这样胡来，以后咱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杏花问明了事情的经过，对丈夫说：“你别发这么大火，孩子拔就拔了吧！黑子是俺们的依靠。虽然，他才小小的年纪，但经他讲过的话，可从来没有不兑现的。”

没有想到黑子趁老俩口子正在吵嘴的功夫，悄悄拿起镰刀，跑到地里，又将四个角子的高粱，也一起砍断，提了回来。

李辰冬一见，顿时如火上浇油一般，拿起棍子又要追打黑子，而又被杏花拦住。黑子却站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十八亩地里一棵高粱——独苗儿。难道‘当朝一品’，还不如‘五子登科’好吗？”

这可把李辰冬气的不得了，怪他们母子胡闹，一连在炕上躺了几天，甚至于赌气连饭也不吃了。

秋收时节快要到了，黑子却趁这个机会，到芦苇塘里割来了不少的芦苇，将芦苇劈成篾片编成席子，准备收割高粱。一连编了好几天，编出了几十领席子，围了许多个圆圈。等别人收割高粱的时候，他们便将做圆圈以外的席子，都铺在自己地里那棵高粱的周围、把十八亩沙土地和仅有的一棵高粱都给围了起来。黑子他爹，看了只摇头，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时，黑子便用竹竿敲打着高粱穗子，籽粒便扑簌簌不断地落了下来，在席子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李辰冬一见这么多高粱粒，喜出望外，慌忙装进麻袋朝自己家里挑，等将自己家里屋内院子里都挑满了，又招呼左邻右舍都去地里挑。这时候，乡亲们都就成群结队，一直挑了十多天，而高粱的籽粒却越敲越多，好象永远敲不完似的。

这事一时传播开来，地主听见以后还不相信，就派了个狗腿子去瞧瞧。狗腿子看完后，把情况告诉给了地主，他立刻派人想抢占为已有。黑子一见这群混蛋来抢高粱，便拿起镰刀，一刀就给砍断了，这棵高粱再也不能落米粒了。气得地主干瞪眼，什么也没有弄到。因此，东家恼羞成怒，将十八亩沙土地收了回去，再也不让李辰冬租种了。

李辰冬没有了地，生活失去了依靠，无可奈何，只好在海滩上买了几亩薄地，种上一点庄稼，勉强维持住生活。由于海滩上没有淡水，种上的庄稼都快干枯死了。有一天，黑

子趁夜深人静时，悄悄地到自己地里刨了一个坑，用手在里面抠，从坑里立刻涌出一股清泉来，将沙土地浇灌得湿润润的，十分松软。从那以后，种什么就收什么，庄稼总是长的绿油油的，十分茂盛。

附近的穷苦人家知道以后，也都前来引泉浇灌自己的沙土地，使海滩上的一大片沙土地，逐渐都变得十分肥沃起来了！

地主们知道以后，气得眼睛里冒火。望望自己的庄稼却一片焦黄，也无可奈何。他们便在龙王庙里供上牛、羊、猪三牲口，还有什么馒头、麻花、糕点之类，并且在庙前搭起戏台，演戏敬神，祈求神龙降雨。

这一天，黑子也混在人群中看戏，到午饭的时候，他看见供桌上放了很多供果，由于肚子饿的厉害，便走过去，拿起来就吃，不管它什么麻花、馒头，不一会儿就吃去了很多。地主们一见，十分恼火，忙命令狗腿子敲锣聚众，说黑子扰乱了他们求神降雨，便把他捆绑起来，还要送他到莱州城里去，严加法办！而黑子却满不在乎，他两臂一用力，挣断了绳索，对地主们说道：“你们演戏敬神，不过是为了祈雨，我今天吃了百姓的供果，看在百姓的份上，保管为此地降三天透雨就是了。”黑子又指着那几个地主骂道：“你们不必欺侮人，等着瞧吧！”

地主们听了不信，这时黑子端起一碗清水，吸进口里，然后猛然朝天空中一喷，水珠冲天而上，不一会儿，便化作一朵朵雨云，云彩也逐渐在天空里弥漫开来，并且越来越

大。突然，一声霹雳，天空中轰隆一声巨大的响声，大雨便倾盆而下。这场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平地的水深都有盈尺。这一年，胶东半岛上由于雨水充足，百姓的庄稼普遍都得到了较好的收成。所以，大家都很感激黑子了。

但是，那几个地主却诬蔑李辰冬生了一个怪物，惯于布云行雨，妖言惑众。便气势汹汹地到处散布谣言，要强迫李辰冬杀掉自己的儿子。一时谣言到处传播开来，人心浮动，仿佛大祸就要临头啦！

李辰冬听到谣言起伏，并联想到儿子以前的所做所为，又害怕抓他去见官，心中七上八下十分焦急。一天夜黑，趁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走进自己儿子的土房里，掌灯一照，只见床上果然躺着一条黑龙，蟠做一团，齁齁地酣睡着。心想这真是一个怪物，便将心一横，抄起一柄斧头，用力劈了下去，只见火光乱迸，突然间平地一声焦雷，黑子便破屋飞去，一道火光就不见了……！

由于李辰冬用力过猛，加上一惊，一跤跌倒在地上，灯也被扑灭了。他连忙爬起来一摸，居然被他砍掉了一段尾巴，不知怎么是好。便将尾巴提过来，向杏花讲了看见的前后经过，并商量着怎么办。

杏花一见不由得流着泪说：“黑子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哇！却被你这个糊涂老子给砍跑了，这都是那些地主的坏主意，你又何必那么爱听他们的话呢？以后，咱们俩可依靠谁哇……！”

听了杏花的这一番话，李辰冬也觉得有些后悔，不该那么

狠心地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但是，事情已经到此，也没有办法了。第二天，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将儿子的尾巴，埋在屋后的桃树底下去了！

不料，这一年长的桃子，结得又多又大，一个就足有一斤多重，有些枝条也被压弯了。桃子个个红艳艳的，像蟠桃一样，只要咬破一点皮儿，用嘴一吸，就可以将全部桃汁吸净，那香喷喷的桃汁，一沾嘴唇就令人浑身感到十分舒服。因此，俩口子又高兴又喜欢，他们将桃子摘下来，拿到集市上卖了不少的钱，从此以后，夫妻的生活，靠卖桃子也就能够过去了。

再说，黑子被砍了一截尾巴，变成了秃尾巴老李。他一道火光，就飞出了几百里，直朝东北观音山一旁落了下来。他在荒山丛林里、养好了伤，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便朝江边走去，远处看见有个老汉在那里开荒，连忙过去说道：“老大爷，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自己动手开荒吗？”

老汉喘吁吁地说：“小伙子，没有法子哇！家乡连年荒旱，五谷不收，我从关外逃荒到这里，已经快三年了，开出点荒地来，再种上点儿庄稼，不过是勉强糊口罢了，无儿无女的，自己不干能成嘛！”

“前面江里鱼虾挺多，您老人家不会弄点儿来吃吗？……”

“你才到这里，并不晓得这里的情况，那条江里有条白恶龙，它时常发水，淹没两岸的庄稼，所以凡有点儿本领的人，都扶老携幼，逃到别处去了。我因年老无力，只好在这里苦

守。你想那些鱼虾都是恶龙的子孙，它们不来淹我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就算我的幸运了，我怎么敢去撩拨它们呢！”

“那么，我帮助您老人家一同开荒不好吗？”

“那敢情好，听你的口音，也是山东人，难道你也是逃难来的吗？”

“可不是吗？我是莱州人，家乡收成不好，地主又欺压人，所以，我也是出来逃难的哇。”

老汉欢喜地说：“即然是同乡，就请到屋里来坐吧。我原来是个木匠，对种庄稼是个外行，幸而这里树木多，勉勉强强盖起几间房子来，独个儿住在这里，清静固然清净，不过日子久了，也怪闷得慌。尚若你不嫌弃，咱们就住在一起，不是挺好嘛。”

于是，老汉忙将他让进屋子里，端出热腾腾的饭菜来，劝他吃得饱饱的。秃尾巴老李见屋子里挂了许多玉米、高粱、小麦，还有些风干野鸡，剥了皮的兔子。此外，门后又有斧、锛、锯、锉，各种家具，样样俱全。

“老大爷，这些家具倒都挺齐全哩。”

“说起来话长了，此地界与佛山城和观音山之间。平时，我捉些野兔、野鸡等猎物，拿到城里去卖上几个钱，顺便买回些东西来，久而久之，也就齐全了！”

二人越谈越投机，老汉又忙着为他支起一张床铺。从此以后，秃尾巴老李就住在这里了。老汉每天出去，照料庄稼；他在家里给老汉作饭，收拾点柴禾，干些杂活。

这天晌午，老汉从地里回来显得挺累。秃尾巴老李对老

汉说：“老大爷，我年轻力壮，这些天在家里呆得也怪腻的，不如让我去替你开荒，你老人家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吧！在家乡，我原是种庄稼的，干起来也顺手些。你老人家把我收留下来，就已经使我感激不尽了，那里还敢让你老人家养活呢！”

老汉说：“说的也对，我见你刚到这里，所以有意让你休息几天，既然你愿意出力气，而这里是一片生荒，树根子又难起，如果把荒开出来，种起庄稼，倒是挺有奔头哩。”

第二天一早，老汉起来，看见秃尾巴老李依然睡在床上，鼾声如雷，他以为年轻人贪睡，也不便惊动他，就独个儿到地里一瞧，不料荒地已经开出了一百多亩，附近的野草早已放火烧掉了，大树也拔出来，堆在一起，像小山一样。地里的卵石，也不晓得他弄到那里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汉揉了揉自己的一双老花眼，仔细瞅了瞅说：“这个小伙子也许是个大力士呢！一夜之间，居然开出来这么一大片荒地来。就连其中的大树也都拔出来挪开了，若照这样下去，那么以后的日子，还怕不好过么？”

老汉回来，连忙生火做饭，蒸了三笼花卷，又红烧了两只兔子。过了一回儿，秃尾巴老李才起来。“孩子，你忙碌了一夜，快过来吃饭吧！你的气力可真不小哇！”

“这算不了什么，如果身上有气力，不施展出来，也怪憋得慌哩！”

吃罢早饭，歇息了一会儿，二人将树木锯开，劈去枝